

当代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 共处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史 永 康

内容提要 多元宗教共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群体在同一领土内共享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并且可以在同一公共空间内表达和实践其宗教信仰。随着外来宗教的相继传入，布基纳法索形成了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多元宗教格局。基于政教分离、宗教对话，以及日常共处与流动这三种机制，布基纳法索的三大宗教构成了多元宗教共处模式，这在被称为“文明断裂带”的萨赫勒地区是一个例外现象。整体上，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依然相对稳固，但是该模式正面临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扩散的严峻挑战。巩固和发展多元宗教共处模式不仅有利于促进布基纳法索的稳定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维护萨赫勒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关键词 布基纳法索 多元宗教共处 政教分离 宗教对话 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 史永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 2017 级博士生（上海 200062）。

位于西非“文明断裂带”中心位置的布基纳法索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它以多元宗教和平共处而闻名。正如法国非洲学家勒内·奥泰耶克（René Otayek）所言，“如果比较布基纳法索与其邻国，人们没有看到在贝宁和加纳出现的基督教迅猛发展现象，也没有看到在马里和尼日尔出现的伊斯兰教政治化现象。”^①布基纳法索不但历史上从未经历带有宗教性质的内部冲突，即使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转型论反思与国家类型重构研究”（19XGJ022）的阶段性成果。

^① René Otayek, *Dieu dans la cité: dynamiques religieuses en milieu urbain ouagalais*, Talence: Centre d'études d'Afrique noire, 1999, p. 35.

代政治变迁频繁，各宗教在公共空间内也未出现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趋势，^①从而形成了萨赫勒地区颇为例外的多元宗教和平共处模式。但是，自 2012 年马里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模式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与挑战。由于地处西非中心地带，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的稳定与否不仅事关该国可持续发展态势，也对西非宗教极端化蔓延和恐怖主义向南部沿海地区扩张产生重要影响。

多元宗教共处不同于各宗教间简单共存，而是专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群体在同一领土内共享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并且可以在同一公共空间内表达和实践其宗教信仰。当前以布基纳法索宗教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是关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传统宗教的专门研究，^②但没有从整体上探讨布基纳法索的多元宗教共处模式。因此，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探究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的形成、机制与挑战。

布基纳法索的多元宗教格局

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形成了布基纳法索的多元宗教格局。历史上，布基纳法索境内广泛分布着形态各异的传统宗教，随着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继传入，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格局日益成型。根据相关数据统计，1960 年天主教信众占总人口的 3.8%，穆斯林为 27.5%，而传统宗教信徒则达到 68.7%。^③但 2006 年，穆斯林的数量已经占总人口的 60.5%，天主教信众为 19%，传统宗教信徒则只有 15.3%，另外还有 4.2% 的新教徒。^④

（一）传统宗教

布基纳法索的传统宗教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态多样。该国拥有莫西族、富

① 本文的政治化是指建立宗教神权国家，并非指完全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② 对布基纳法索 60 年宗教研究的文献总结参见：Katrin Langewiesche, «Un bilan de 60 ans de recherches en sciences sociales sur le religieux au Burkina Faso» [En ligne],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Germany, 2019, <https://www.blogs.uni-mainz.de/fb07-ifeas-eng/publications-2/working-papers> [2021-04-10]。

③ Abdourahmane Idrissa, “Genealogies of a non-political Islam in the Sahel: the Burkina Case,” SSP Working Paper, 2017, https://lost-research-group.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SP1448_WP23_Idrissa.pdf [2021-04-10]。

④ INSD: Recensement général de la population et de l’habitat de 2006 (RGPH - 2006). Synthèse des résultats définitifs [En ligne], p. 3, <https://demostaf.web.ined.fr/index.php/catalog/39> [2021-04-10]。布基纳法索基督徒占 15% - 20%，穆斯林 30% - 40%，传统宗教信徒 40% - 55%，https://www.planete-burkina.com/religions_burkina.php [2021-04-10]。

拉族、博博族、塞努弗族和洛比族等 60 多个民族，这些民族曾在各自历史上创造了独特而丰富的宗教形态与祖先信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宗教是布基纳法索的主导信仰。后由于该国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传统宗教逐渐丧失了这种主导地位。但作为布基纳法索历史文化的载体，传统宗教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以莫西族为例，该族信奉“天帝”男神（*Le dieu - ciel masculin*）温德（*Wende*）和大地女神腾加（*Tenga*），并以其为权力的象征。^①此外，莫西族基于祖先崇拜形成的生活方式，也超越一般的宗教概念，构成了莫西人文化认同的基础。^②历史上，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莫西政权大力支持传统宗教的发展，虽然随着其它宗教的传入，莫西族的部分领导改变了自身信仰，但直到 19 世纪末，传统宗教仍然处于主导地位。^③进入殖民时期后，受法国殖民政策影响，传统宗教的发展态势受到强烈冲击，其信徒数量有所下降。布基纳法索独立后，行政当局不仅没有扶持传统宗教，还反将其视为必须打击的“落后力量”。1983—1987 年，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革命时期，行政当局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导致传统宗教的信徒数量大幅度下降。进入 21 世纪以来，传统宗教不仅丧失了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宗教信徒“公开宣称信仰传统宗教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尽管传统宗教已无法恢复之前的主导地位，但作为布基纳法索社会的“底板”^④和传统文化的根基，它依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⑤具体而言，第一，普通民众在健康、工作、解决家庭纠纷等方面常求助于传统宗教，以祈求祖先或神明的保佑。第二，由于部落或族群领导人的职责和权威同传统宗教习俗密切相关，使传统宗教仍然在布基纳法索的国内事务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第三，传统宗教已经同外来宗教巧妙融合，并赋予外来宗教某种非洲地方特色。^⑥这种非洲特色有助于外来宗教间和平共处。

① Anciet Tounwendsida Kaboré, « Du sida à un “syndrome” du Fonds mondial? L’ Union des Religieux et Coutumiers du Burkina (URCB) au cœur de l’ Instance de Coordination Nationale de lutte contre le sida », thèse de doctorat de l’ Université de Paris, 24 septembre 2019, p. 43.

② Alice Degorce, Ludovic O. Kibora et Katrin Langewiesche, « La pluralité et Après? Une introduction », in Alice Degorce, Ludovic O. Kibora et Katrin Langewiesche (édi.), *Rencontres religieuses et dynamiques sociales au Burkina Faso*, Dakar: Amalion Publishing, 2019, p. 3.

③ Kartin Langewiesche, « Des conversions réversibles: études de cas dans le nord - ouest du Burkina Faso », *Journal des africanistes*, Vol. 68, No. 1 - 2, 1998, p. 58.

④ *Ibidem*, p. 59.

⑤ 周海金 《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若干问题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⑥ 周海金 《非洲宗教的传统形态与现代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 页。

由此可见,传统宗教在维护布基纳法索社会团结与稳定方面仍有着重要意义。

(二) 伊斯兰教

15 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布基纳法索,此后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壮大,伊斯兰教已在该国北部、西部和中部形成三个中心。伊斯兰教传入后曾遭到莫西政权的长期抵制。直到 16 世纪,莫西国王才允许雅尔赛(Yarsé)穆斯林商人在该国定居,但要求其必须遵守传统秩序,并且限制其传教。^①随着局势发展,伊斯兰教面临的发展困境得以缓解。18 世纪末,当莫西国王杜鲁古(Naaba Dulugu)皈依伊斯兰教后,他在瓦加杜古建立了清真寺,并任命了一位穆斯林雅尔赛人为王国伊玛目,还资助了伊斯兰学校。^②此后,更多的莫西国王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但由于担心自身权威受损,广大农村地区的酋长仍然抵制伊斯兰教传播。到 19 世纪中后期,伊斯兰教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商人与宫廷的宗教,且影响力较为有限。

20 世纪初,布基纳法索沦为法国殖民地后,其原有社会政治秩序遭受冲击。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信徒数量有所增加,社会地位也稍有提升。为了巩固殖民统治,法国对具有反殖民倾向的宗教派别实行监控与镇压,例如自 1906 年起,法属西非总督建立的穆斯林事务处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法国也与苏菲派等伊斯兰教团体展开合作,从而为伊斯兰教提供了有限的发展空间。另外,在殖民高压统治和强制劳动的背景下,伊斯兰教能满足民众,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精神诉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到 1960 年布基纳法索独立时,穆斯林已成为该国第二大宗教,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极低,并受传统宗教权威、殖民政权和天主教精英的三重支配。^③

布基纳法索独立后,伊斯兰教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不仅信徒数量增长迅速,而且在组织多样化与制度化层面实现了较大发展。1962 年,穆斯林建立了以促进伊斯兰文化为目标的全国性组织“布基纳法索穆斯林共同体”(Communauté musulmane du Burkina)。1966—1980 年间,穆斯林总统阿布巴卡尔·桑古尔·拉米扎纳(Aboubacar Sangoulé Lamizana)采取亲伊斯兰—阿拉伯

① Adrienne Vanyve, «L'islam Burkinabè sous la IV^e République»,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Vol. 55, No. 219, septembre 2015, p. 490.

② 沐涛、杜英编著《列国志:布基纳法索、多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 页。

③ Assimi Kouanda, «Les conflits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musulmane du Burkina: 1962 - 1986», in Ousmane Kane et Jean - Louis Triaud (édi.), *Islam et islamismes au sud du Sahara*, Paris, Editions Karthala, 1997, p. 83.

国家的外交政策，并推行“沃尔特化”的经济政策，使穆斯林进入政商庇护关系网，^① 进一步增强了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力。20 世纪 80 年代桑卡拉革命时期，行政当局较为排斥穆斯林，导致伊斯兰教的发展速度有所减缓。然而在伊斯兰教全球复兴和布基纳法索建立“半威权”体制的背景下，穆斯林开始积极介入社会政治领域，成为国家宗教政策的协作者。同时，由于经济自由化政策，政府同穆斯林的经济联系得以强化。2005 年，为增强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各派再次联合成立“布基纳法索伊斯兰协会联盟”（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islamiques du Burkina Faso）。^② 布基纳法索的伊斯兰教主要受苏菲派影响，使该国穆斯林整体上属于多教派的、开明的、平静的和崇尚统一的宗教群体。

（三）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布基纳法索的时间相对较晚，但在各政权的扶持下，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发展较快，并且获得了较强的政治影响力。20 世纪初，随着法国建立殖民统治，天主教开始传入布基纳法索。自 1900 年起，“非洲传教士协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naires d’Afrique）在人口最多的莫西王国传教，1927 年该协会逐步向布基纳法索西部和西南部扩张。虽然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其他天主教传教团体也进入布基纳法索传教，但未能挑战非洲传教士协会的主导地位。二战后，天主教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教会学校更是成为布基纳法索政治与知识精英的摇篮，这也标志着天主教成为一种精英宗教。^③

布基纳法索独立后，天主教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天主教徒莫里斯·亚梅奥果（Maurice Yaméogo）成为布基纳法索首任总统，但由于他对天主教会家长制的强烈不满，其与天主教会始终保持距离。1969 年，拉米扎纳总统将小学国有化后，天主教会再也无法借助学校进行传教，使教会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但到 1973 年，天主教“灵恩运动”进入布基纳法索，并受到教会大力支持，该运动也传播到该国所有大城市。^④ 桑卡拉革命期间，天主教一方面保持沉默，避免成为政府认定的“反动蒙昧”力量；另一方面，某些教会领导加入革命委员会，

① Andrienne Vanvyve, « L’islam burkinabé sous la IV^e République », *op. cit.*, Vol. 55, No. 219, p. 493.

② 影响力大的社团是“布基纳法索穆斯林联盟”“提加尼教团协会”“伊斯兰教联盟”（Ittihad Islam）、“伊斯兰培训、研究与学习俱乐部”和“布基纳法索穆斯林大中学生协会”。它们仍相互竞争，甚至发生零星血腥冲突。

③ 沐涛、杜英编著《列国志：布基纳法索、多哥》，第 20 页。

④ Martial Halpougoudou et Katrin Langewiesche, « L’Eglise catholique au Burkina Faso: Pluralité et mutations », in Alice Degorce, Ludovic O. Kibora et Katrin Langewiesche (édi.), *Rencontres religieuses et dynamiques sociales au Burkina Faso*, Dakar: Amalion Publishing, 2019, p. 117.

成为政权合作伙伴。^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布基纳法索“半威权”体制确立起，天主教会会在重大政治时刻响应政府要求，成为国家宗教政策的协作者，但也时常以人权为由批评政府。

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五旬节—灵恩运动”全球扩张的一部分，美国人率先将新教传入布基纳法索，但由于殖民当局和天主教的怀疑、敌视，新教在整个殖民时期的传播受到较大限制。1921 年，神召会抵达瓦加杜古，开始在莫西王国境内传教。^② 1923 年，基督教联盟（l'Alliance chrétienne）在博博—迪乌拉索传播基督教。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苏丹内陆传教团（Sudan Interior Mission）和世界福音运动（Worldwide Evangelisation Crusade）也来到布基纳法索传教。20 世纪 50 年代末，五旬节会（l'Eglise de Pentecôte）在南部地区的努纳族扎根。^③ 独立后，新教社团成立了全国性组织“福音布道团和教会联盟”（Fédération des Eglises et Missions Evangéliques，以下简称“新教联盟”）。桑卡拉革命时期，新教为众多被桑卡拉政权清退的公务员提供了避难所，^④ 并且在城市地区的传播取得较大突破。20 世纪末，加纳五旬节会开始在布基纳法索开展“福音布道运动”（croisade d'évangélisation）。^⑤ 但到 2003 年，布基纳法索 70—80% 的新教徒仍然属于新教联盟，其中以莫西人主导的神召会信徒最多。^⑥ 在以传统新教为主的布基纳法索基督教中，新教徒将政治视为“污点”，并将政治等同于“暴力、贪腐、徇私枉法和公共福利的家长制管理”。^⑦ 因此，这些新教团体对政治基本不感兴趣，而专注于教育与健康领域。

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的形成机制

布基纳法索各宗教信徒的“共同生活”或“共处”（Vivre ensemble），营造了该国多元宗教共处的文化氛围。从具体机制来看，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

① Magloire Somé, “Christian Base Communities in Burkina Faso: Between Church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Religion in Africa*, Vol. 31, No. 3, August 2001, pp. 293–294.

② Pierre – Joseph Laurant, *Les pentecôtistes du Burkina Faso. Mariage, pouvoir et guérison*, Paris, Karthala, 2003, p. 47.

③ Sandra Fancello, *Les aventuriers du pentecôtisme ghanéen: Nation, conversion et délivrance en Afrique de l'Ouest*, Paris: Karthala, 2006, p. 89.

④ Pierre – Joseph Laurant, *Les pentecôtistes du Burkina Faso. Mariage, pouvoir et guérison*, p. 63.

⑤ Sandra Fancello, *Les aventuriers du pentecôtisme ghanéen: Nation, conversion et délivrance en Afrique de l'Ouest*, p. 132.

⑥ Pierre – Joseph Laurant, *Les pentecôtistes du Burkina Faso. Mariage, pouvoir et guérison*, p. 29.

⑦ Ibidem., p. 189.

式涉及政教关系、宗教对话与竞争以及日常共处与流动等三种机制。其中政教分离机制抑制了各宗教的政治化趋势，确立了政教合作模式；宗教对话与竞争机制维持着各宗教在公共空间内的良性互动关系；而日常共处与流动机制则是不同宗教实现共处的民意基础。

（一）政教分离机制

政教分离机制既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共识性政教分离”，也是扎根于非洲传统的“合作式政教分离”。

首先，政教分离是布基纳法索国内政治的传统共识。从历史来看，布基纳法索各时期的政治当局均与宗教保持着一定距离。前殖民时期，莫西社会已经确立政教分离原则。“腾格索巴”（Tengsoba）作为土地所有者，拥有宗教权力，“腾加·纳巴”（Tenga Naaba）作为部落首领，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①在这种权力格局下，莫西人成功抵制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即使出于工具性目的莫西国王最终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仍对其进行严格限制。殖民时期，法国殖民当局对伊斯兰教采取打压政策，使穆斯林无法同政治势力建立联系。^②而基督教虽是殖民统治的伴生物，但只有符合统治利益时，殖民当局才会支持其发展。19世纪50、60年代，通过教会学校培养精英的方式，天主教对政治局势起到了关键影响。而随着布基纳法索实现独立，天主教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向慈善和教育等社会文化事务。自独立以来，尽管布基纳法索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迁，各政权依然坚持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其历届宪法均规定布基纳法索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

其次，政教分离是布基纳法索制定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国家针对宗教事务制定了多项监管政策，例如禁止建立宗教型政党，宗教社团必须在国土整治部进行注册，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出版与电视广播法，以及公立学校禁止宗教宣传等政策。自2015年起，由于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加剧，布基纳法索对宗教的监管政策日趋严格，为此政府建立了国家宗教事务观察所，负责研究并预防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并调节宗教团体间的冲突。目前，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关于宗教组织与实践管理的强化法案，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政府也邀请宗教领袖参与日常治理，例如宗教领袖通过“贤人委员会”等组织为政府提供咨询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非洲通史》（第四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13页。

② Abdourahmane Idrissa, “Genealogies of a non-political Islam in the Sahel: the Burkina Case,” SSP Working Paper, Leipzig and Halle, No. 23, 2017, p. 12. https://lost-research-group.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SPP1448_WP23_Idrissa.pdf [2021-04-12].

建议。此外，宗教领袖也时常以调节者的身份直接介入社会政治危机的解决过程。

（二）宗教对话

对话是全球化时代宗教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必然选择。保罗·尼特（Paul Knitter）认为宗教对话主要有两重含义：其一，宗教对话应以承认宗教多元性为前提；其二，宗教对话的参与者应共同承担全球性的伦理责任。^①在布基纳法索，宗教对话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律共识，既要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要肯定宗教间的差异性。宗教对话也是信徒间的真实相遇，目的在于消除偏见和增进理解。此外，宗教对话还是为了实现共同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互助方式。在布基纳法索政府与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各宗教间展开了多层次的制度性对话。

首先，宗教领袖间的对话。宗教领袖不仅代表其个人，也代表着整个宗教团体。2005 年，伊斯兰教—基督教主教对话委员会（Commission Episcopale pour le dialogue islamo – chrétien）开始就两教事务举行例会。2007 年，布基纳法索宗教与习俗联盟成立，使各宗教领袖间建立起友好关系，在各宗教的传统节日期间，宗教领袖通常会互致祝福。自 2009 年开始，瓦加杜古大主教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多次参加瓦加杜古大清真寺举行的古尔邦节祈祷活动。^②同时，面对基督教的活动邀请，伊斯兰教领袖及穆斯林知识分子通常也会积极参与。当国家出现重大社会问题时，各宗教领袖也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

其次，地方层次的对话。布基纳法索公立学校接收不同信仰的学生，由此成为促进多元宗教共处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不同信仰的学生之间既可以增进相互了解，也能通过组建宗教青年团体的方式共同学习和工作。例如在瓦加杜古大学，宗教对话混合委员会（Comités mixtes de dialogue interreligieux）就容纳了天主教青年学生组织（Jeunesse étudiante catholique）、穆斯林大中学生协会、布基纳法索圣经团体联盟（l'Union des groupes bibliques du Burkina）等多个宗教团体。这些宗教团体定期举办研讨会，并且还在周五为穆斯林专设休息时间。2003 年，穆斯林大中学生协会和天主教青年学生组织也曾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宗教对话。除了公立学校，各宗教的基层组织也是宗教对话的重要场所。为落实宗教领袖间对话的相关主张，天主教会专门对每个教区进行培训，帮助其教区委员会定

① 张志刚等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3 页。

② Louis Audet – Gosselin, « Une nation pluraliste? Les limites du dialogue interconfessionnel chez les jeunes militants religieux à Ougadougou »,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50, N°1, mars 2016, p. 108.

期与穆斯林各派别开展友好交流。

最后，卫生与发展等领域的宗教对话与合作。以布基纳法索多里信徒博爱联盟（Union Fraternelle des Croyants de Dori）为例，为了应对1969—1973年萨赫勒地区发生的干旱与饥荒，多里地区的天主教徒与穆斯林联合创立博爱联盟。后来，为构建区域和平与发展对话机制，该联盟还增设了促进信徒相互了解的教育中心。随着2009年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崛起，该联盟又开始介入安全领域，并同美国、西非经济共同体展开合作，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将互联网作为传播与渗透的工具。^① 2020年，该联盟受荷兰资助，发起了为期两年的“布基纳法索促进共处与宗教对话计划”，旨在增强宗教间共同生活的韧性，降低恐怖分子利用宗教的风险。此外，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信仰需求，各宗教也互相帮助。比如，多里最大的清真寺伊玛目曾帮助“神召会”获得土地来建造教堂；而在代杜古，基督教私立电台同意预留频段以支持穆斯林传教；还有法达恩古尔马教会主教曾资助穆斯林修缮大清真寺。^②

（三）日常共处与流动

日常共处与流动构成了信徒间真实相遇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均同万物有灵论混合，促进了不同信仰的个体间相互接近；非洲社会普遍重视团结和互助，如“绝对团结与互助”是莫西社会的主要规则。^③ 强烈的身份认同，使布基纳法索国民不仅对原生家庭和部落具有归属感，同时有着较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首先，不同信仰的民众长期共处。由于布基纳法索并不存在完全由单一宗教构成的街区、城市和地区，使各宗教群体间保持着杂居状态，这有利于彼此之间相互接触与理解。^④ 在此基础上，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也能成为朋友，甚至组建家庭，例如在瓦加杜古天主教徒与穆斯林组成家庭的比例就超过了50%。^⑤

- ① Koudbi Kaboré, « Mouvement interreligieux et usages d'Internet au Burkina Faso: Le cas de l'Union fraternelle des croyants UFC de Dori », *Emulations*, Vol. 24, No. 4, décembre 2017, p. 31.
-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Burkina Faso: préserver l'équilibre religieux » [En ligne], No. 240, septembre 2016, p. 6, <https://www.crisisgroup.org/fr/africa/west-africa/burkina-faso/burkina-faso-preserving-religious-balance> [2020-04-15].
- ③ [上沃尔特] 阿尔贝·萨尔福·巴利马 《上沃尔特的起源》，尚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 ④ Amy Hart, “Peace in the Land of Upright People: Religion and Violence in Burkina Faso,”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Vol. 27, No. 2, december 2014, p. 184.
- ⑤ Moïse Compaoré, « Religion et communication sociale: une étude de cas des relations sociales entre musulman et chrétiens de la ville de Ouagadougou », *Mémoire de maîtrise de sociologie*, Université de Ouagadougou, 1997, p. 87.

当基督徒和穆斯林结婚时，婚礼分别在教堂、清真寺和市政厅举行，以令各方亲属满意。^① 各宗教通过在同一空间内共同生活和共度宗教节日，促进了家庭与社会团结。

其次，宗教间流动性较强。受宗教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影响，布基纳法索的宗教信徒会因婚丧、移民、政治和生计等因素而改变信仰。目前，宗教信徒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改变信仰：其一，因履行重要社会职能，信徒可暂时回归传统宗教。例如，某女信徒因婚姻改信穆斯林，但作为布古^②（Bugo）的父亲去世后，经丈夫许可，她将接替父亲担任布古博卡（Bugopoka），而此时她将中止穆斯林信仰，重拾祖先崇拜，但在新布古产生后，她就必须重信伊斯兰教。然而，这种形式仅适合在莫西传统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③ 其二，多种动机下普世宗教间的流动。例如，原天主教徒为了融入穆斯林村庄，可主动改信伊斯兰教。信奉传统宗教的酋长也可以改信天主教，他去世后可以分别举行天主教葬礼和传统葬礼。其三，同一宗教内改信。以穆斯林为例，一名来自多里附近村庄的伊玛目，幼时信仰苏菲派，留学沙特后改信瓦哈比派，进而导致整个村庄也改信瓦哈比派，当他被艾哈迈迪耶派折服后，选择再次改宗，并再次改变了村庄信仰。^④

由上可以看出，宗教界限更多存在于话语之中，但在实际的宗教实践中，个体经常能超越这些限制，从而做到宽容共处。^⑤ 尽管普世宗教强调皈依具有不可逆性，但普通个人却认为皈依是可逆的，改信并不意味着与之前的宗教联系彻底断裂。^⑥ 这种频繁可逆的皈依表现出个体对宗教认同的实用主义态度。总之，宗教认同是个体自主性和社会限制间互动的产物。宗教多元性也不是外在于个体的

① Kartin Langewiesche, «Le dialogue interreligieux au service du développement: Elites religieuses et santé publique au Burkina Faso» [En ligne], Bulletin de l' APAD, Vol. 30, No. 33, décembre 2011,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apad/4087> [2021-04-16].

② 布古是村庄宗教首领，负责祖先崇拜的祭祀。布古博卡则为女性布古，拥有与布古同等的权利义务。传统社会中，布古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健康、收成或解决家庭纠纷等。在当代，布古仅是村庄宗教首领，保障村庄繁荣，因为他负责祈求丰收的仪式，但是不再承担治疗和法律咨询。

③ Kartin Langewiesche, «Des conversions réversibles: études de cas dans le nord-ouest du Burkina Faso», *Journal des africanistes*, Vol. 68, No. 1-2, décembre 1998, p. 55.

④ Fabienne Samson, "Islamic studies - Muslim - Christian Relations in Burkina Faso," *Journal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History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History Society, 2013.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1449207> [2021-04-18].

⑤ Kartin Langewiesche, *Mobilité religieuse. Changements religieux au Burkina Faso*, Münster: Lit Verlag, 2003, p. 391.

⑥ Kartin Langewiesche, «Des conversions réversibles: études de cas dans le nord-ouest du Burkina Faso», p. 64.

社会事实,而是个体身份追求及家庭与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①

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面临的挑战

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是基于其历史文化传统而建立的,并得到普通民众、主流宗教团体、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该模式的基础正遭受冲击,并且可能在中短期内危及国内和区域政治秩序的稳定。具体而言,该国北部不断增加的恐怖主义活动既有颠覆政教分离机制的风险,也可能推动民族宗教冲突走向暴力化。另外,非暴力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也会带来虚假的宗教对话,从而破坏主流宗教精英间达成的对话共识,也会给日常共处机制造成诸多障碍。

(一) 政教分离机制日益脆弱

随着恐怖主义对世俗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冲击,以及穆斯林要求改变不平等待遇的呼声日益强烈,政教分离机制日益脆弱成为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

首先,世俗政治的理念与实践面临严峻挑战。自2015年起,布基纳法索北部与东部的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该国政治社会稳定。进入2019年以来,布基纳法索已成为萨赫勒地区众多恐怖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包括安萨尔伊斯兰组织(Ansarul Islam)、伊斯兰国西非组织(l'Etat islamique en Afrique de l'Ouest)、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Groupe de soutien à l'islam et aux musulmans)等。^②目前,极端组织发起的恐怖袭击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已发生550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60%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2019年,^③并且导致超过800名军民死亡,还有75万人被迫迁移。^④此外,恐怖组织还在其控制的农村地区推行沙里亚制度,这直接破坏了世俗政治秩序的稳定。截至2019年1月,布基纳法索政府已丧失在该国北部、西

① Sandra Fancello, « Kartin Langewiesche, Mobilité religieuse. Changements religieux au Burkina Faso »,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Vol. 136, No. 4, décembre 2006,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assr/3969> [2021-4-20] .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Burkina Faso: sortir de la spirale des violences », No. 287, février 2020, p. 11. <https://www.crisisgroup.org/fr/africa/sahel/burkina-faso/287-burkina-faso-sortir-de-la-spirale-des-violences> [2021-04-20]

③ 数据来自 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 2015 年 1 次、2016 年 38 次、2017 年 66 次、2018 年 173 次和 2019 年 349 次。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Burkina Faso: sortir de la spirale des violences », p. 39.

北部与东部地区部分农村的实际控制权。^①

其次，穆斯林对自身地位较低的现实状况日益不满。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布基纳法索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但穆斯林在该国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边缘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自独立以来，只有一位穆斯林担任过布基纳法索总统，且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不公平对待。对于伊斯兰教面临的发展困境，广大穆斯林尤其是新一代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青年穆斯林，对行政当局的宗教政策严重不满。在此情况下，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化和极端化趋势有所抬头。

（二）宗教对话机制虚假化

长期以来，宗教对话始终是布基纳法索宗教精英的主张，但这种主张逐渐受到底层和年轻人士的强烈反对。

首先，各宗教内部的虚假对话。在伊斯兰教内部，“圣训派运动”与刚果神学家阿卜杜勒·卡索比亚^②（Abdul Madjid Kasogbia）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他们坚持对伊斯兰教文本的正统解读，反对布基纳法索的苏菲派穆斯林和传统宗教，并且也不参与穆斯林同基督徒的宗教对话。在天主教内部，以布莱斯·彼卡巴（Blaise Bicaba）神甫为代表，他将宗教他者视为待拯救的异教受害者，而不是可以交流合作的伙伴。^③而在新教内部，有关五旬节派的问题较为突出，约有 120 个教会不受新教联盟的控制，^④而且部分牧师还声称五旬节派优于其他宗教，甚至某些教会领导宣称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是撒旦化身，并要求本教会同主导社会的“恶魔力量”决裂。

其次，各宗教开始公开竞争信徒。目前，“圣训派运动”和相关伊斯兰教群体已经公开呼吁向非穆斯林直接传教，并且在其出版物上宣扬基督徒改宗事迹。随着沙特等海湾国家不断增加对古兰经学校的各项资助，使非穆斯林学生难以往这类学校就读。相对于伊斯兰教，五旬节派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劝诱式宣教活动更为活跃。凭借五旬节派渗透性极强的特点，新教徒通过上门访问、公开辩论、音响广播等多种形式宣传教义，甚至向儿童派发宗教入门书籍，并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Lutter contre les insurrections et l'instabilité au Burkina Faso », janvier 2019, p. 4. <https://www.crisisgroup.org/fr/africa/sahel/burkina-faso/tackling-burkina-faso-insurgencies-and-unrest> [2021-04-21].

② 阿卜杜勒·卡索比亚原本是基督徒，后来改信穆斯林信仰，精通圣经与古兰经，宣称所谓的比较神学（Théologie comparée），在法语非洲颇受欢迎。

③ Louis Audet - Gosselin, « Une nation pluraliste? Les limites du dialogue interconfessionnel chez les jeunes militants religieux à Ouagadougou », Vol. 50, No. 1, p. 109.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Burkina Faso: Préserver l'équilibre religieux », p. 23.

利用金钱引诱儿童前往教堂参加活动。此外，新教徒还以建立招收孤儿和贫困儿童的寄宿学校为依托，对非新教徒学生进行宣教。因此，在很多穆斯林家长看来，如果小孩经常出入新教学校会扰乱自身家庭的日常生活，也不利于宗教间和谐共处。^①

最后，拒绝对话与合作。在穆斯林内部，针对宗教间对话与合作的反对声音日益高涨，例如在 2012—2013 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穆斯林青年协会”（Jeunesse des associations musulmanes）谴责瓦加杜古大清真寺的伊玛目对基督教的访问与祝福，这一事件使伊斯兰教内部的反对声音逐渐公开化。^② 另外，“圣训派运动”不仅拒绝参与国家级对话组织，而且在瓦希古亚和博博—迪乌拉索等地区也不参与地方级宗教对话。对基督教来说，由于五旬节派禁止任何劝诱性改教行为，使该派强烈排斥地方层级的宗教对话，例如它们拒绝正式加入多里联盟；此外，代杜古地区的新教徒也很少参与宗教间合作。^③ 实际上，布基纳法索五旬节派的非政府组织也几乎不与其他教派组织进行合作。

（三）日常相处机制面临挑战

当前一些民众已经改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极端派别，而这些教派的向外扩散对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比如会导致家庭内部的严重冲突、拒绝共享生活中的重大时刻、阻碍宗教间的正常流动。在此状况下，由于人们无法拥有多元宗教共处的经历与体验，宗教间宽容共处也将无从谈起。

第一，多元宗教家庭内部产生分裂。如果家庭成员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家庭内部成员出现冲突将导致这类家庭破裂。以五旬节派为例，根据该派的世界观，该派信徒会将家庭冲突理解为撒旦诱惑的结果，进而使其同家人断绝联系。^④ 另外，反对异教通婚的趋势也有所增强，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婚前拒绝，即使两个家庭多年前已就通婚事宜达成一致，但当女方家庭改信五旬节派以后，他们会拒绝将女儿嫁给非五旬节派家庭，否则就会要求未来丈夫改宗。另一种是婚后改宗，在农村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如果信仰伊斯兰教或传统

① Louis Audet - Gosselin, « Une nation pluraliste? Les limites du dialogue interconfessionnel chez les jeunes militants religieux à Ouagadougou », Vol. 50, N°1, p. 118.

② El Hadj Adama Sakandé, « Religions: La Communauté musulmane du Burkina dit non à l'intégrisme de la 'Jeunesse des associations musulmane' » [En ligne], *LeFaso.net*, 29 avril 2020. <https://lefaso.net/spip.php?article52500> [2020-04-23].

③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Burkina Faso: préserver l'équilibre religieux », p. 23.

④ Sandra Fancello, *Les aventuriers du pentecôtisme ghanéen: Nation, conversion et délivrance en Afrique de l'Ouest*, p. 107.

宗教的丈夫同意某个妻子改信五旬节派，那么他也会面临牧师要求其改宗的压力。^① 实际上，这是一种强制改宗行为，将破坏家庭内部多元宗教共处的良好环境。

第二，如果宗教间开始拒绝共享重要时刻，社会团结将会消失。例如，瓦哈比派改宗者会调整其与邻里的相处模式，包括不再参加基督徒邻居在复活节和圣诞节举办的食物共享活动，也不会在基督教重要节日时到访基督徒家庭，否则将被视为叛教。^② 由于五旬节派的信徒将传统音乐视为魔鬼的声音，该派信徒也会拒绝参加诸如传统婚丧仪式和节日。然而缺席这些重要的事件与时刻，不仅是违背布基纳法索传统文化的大忌，也是家庭的耻辱，并会引发其同村民们的冲突。另外，不同信徒间的歧视也开始增多，如尼日利亚“胜利者礼拜堂”（Winner's/Winners Chapel）这类来自邻国的新教徒私下会将恐怖分子和穆斯林混为一谈，而伊斯兰教和传统宗教信徒也对新教徒有所不满，并将其视为美国的“爪牙”。

第三，宗教流动性受阻。通常一个人如果改信极端教派，那么他再次改信其他宗教将会变得十分困难。以履行酋长职能为例，由于五旬节派信徒拒绝遵守传统习俗与法律，因此一名五旬节派信徒要担任酋长，他将可能会遭到村民反对。由此，桑德拉·凡塞罗（Sandra Fancello）表示“对于五旬节派，过去是危险的。任何同传统文化的妥协对于五旬节派的信仰都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导致他回到家人身边，或重拾魔鬼习俗。”^③

结语

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得益于布基纳法索的历史传统、国家体制、宗教间平衡与对话、社会与家庭的包容文化以及个体信仰的“可逆机制”，该国形成了多元宗教共处模式。但是，该模式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威胁与挑战，具体而言包括：北部地区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直接对布基纳法索的政教分离机制、以及宗教日常共处机制构成严重威胁。这些威胁与挑战的背后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从内部来看，历史争端延续、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半威权政府的权威与能力下降、宗教斗争，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间的冲突等因素影响了布基纳法索

① Sandra Fancello, *Les aventuriers du pentecôtisme ghanéen: Nation, conversion et délivrance en Afrique de l'Ouest*, p. 126.

②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Burkina Faso: préserver l'équilibre religieux», pp. 19 – 20.

③ Sandra Fancello, *Les aventuriers du pentecôtisme ghanéen: Nation, conversion et délivrance en Afrique de l'Ouest*, p. 108.

多元宗教共处模式。从外部来看，地缘政治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包括海湾国家传播极端主义、利比亚与马里冲突的外溢效应、西方大国发起军事干涉等原因。

布基纳法索多元宗教共处模式的存续不仅关乎该国自身稳定与发展，而且由于其地处萨赫勒地区的核心地带，邻国众多，也将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布基纳法索的情报部门已经证实恐怖分子穿越南部和东部边界逃往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和贝宁等国。2021年3月29日，离布基纳法索边界不远的尼日利亚卡弗罗（Kafolo）和科罗布古（Kolobougou）两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基于维护地区安全的需求，相关国家已开始加强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包括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框架内，科特迪瓦与布基纳法索发起了名为“科莫埃”的联合军事行动。但由于这些国家均十分脆弱，能否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蔓延与升级仍存在较多变数。而且，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来进一步干涉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内政外交。总之，西非国家日益呈现出经济、政治、民族、宗教与安全危机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的现象，一国危机与冲突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扩大。所以，布基纳法索与其国际合作伙伴都不应忽视那些威胁多元宗教共处模式的各种挑战。

（责任编辑：贺杨）

market. However,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OVID – 19 epidemic, locust plague and the huge demand for food, many African countries have changed their attitudes and have begun to take a positive view of GMO.

Keywords: Africa, food security, food crisis, green revolution, GMO

Author: Xu Zhenw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

The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of Boko Haram: Reasons and Mechanism

Ning Yu and Zeng Xianghong

Abstract: The threat of Islamic extremism in sub – Saharan Africa is rapidly increasing. Boko Haram is not only a long – term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igeria, but also a threat even to west Sahel region. The “Opportunity” factor of insufficient capacity of African government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on Boko Haram. Unfortunately, Boko Haram has been able to remain highly active although Nigeria has enhanced its anti – terrorism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has reviewed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of Boko Haram, and has analyzed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based on “Grievances” and “Opportunity”, and has summarized Resilience Mechanism of Boko Haram based on “Learning – Imitation – Learning – Innova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Boko Haram. From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the reasons and mechanism for the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is conducive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Keywords: Boko Haram, Nigeria, extremism, regional security, resilience

Authors: Ning Yu, Lecture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 Zeng Xiangho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

Contemporary Burkina Faso’ s Multi – Religious Coexistence Model and Its Challenges

Shi Yongkang

Abstract: Multi – religious coexistence means that two or more religious groups share

public resources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same territory, and can express and practice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same public space. Burkina Faso's multi-religious pattern, with Islam as the main religion, followed by Christianity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ts multi-religious coexistence in the "civilizational fracture zone" of the Sahel region in West Africa is an exception. The multi-religious coexistence model includes the separation mechanism of religion and state, the dialogue and peaceful competition between religions, and the daily coexistence and mobility of relig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mechanisms is inseparable from Burkina Faso's strong national tradition, a culture that emphasizes unity and tolerance, moderate religions, individual pragmatism, and international support. On the whole, this model of multi-religious coexistence is still relatively stable. However,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in the Sahel poses a comprehensive and direct threat to these mechanisms, and the spread of Islam and Christian extremism also poses varying challenges to these mechanisms. These challen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Burkina Faso'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system, ethnic conflict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e of religion.

Keywords: Burkina Faso, multi-religious coexistenc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errorism

Author: Shi Yongkang, PhD candidate of European Studies Center,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frican Media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ain Features

Li Jiafang and Wang Hailu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221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by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from 2009 to 2011, and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is paper further makes a "thin description" of current African media studies from 5 aspects including overall situation,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topic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urrent African media studies has the following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Generally speaking, African media studies is a peripheral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rginalization of